

海得拉巴 – GAC 与 GNSO 的会议

2016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 14:30 - 16:00（印度标准时间）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谢谢大家。请就坐。会议马上开始。

请就座。已经过 2:30 了，现在开始会议。我想对正在查看 GAC 议程的来宾说，这次会议是我们与 GNSO 的定期会议。第 7 议项包含简要介绍，如果您还不了解相关背景信息，可以看一下。从日程表中可以看到，我们有一项议程是就四个要点交流想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就其它内容进行交流，这要取决于我们有多少剩余时间以及我们所讨论的最终结果。让我与詹姆斯 (James) 和他的团队打个招呼吧。也许，GAC 的新成员应该做个自我介绍——好让我们都知道你是谁。

詹姆斯·布莱德 (JAMES BLADEL)：谢谢托马斯 (Thomas)。我是詹姆斯·布莱德，GNSO 理事会主席。我将依次为大家介绍我的团队成员。在我的右边是缔约方机构主席兼 GNSO 理事会副主席唐娜·奥斯汀 (Donna Austin)，她的右边是 GNSO 理事会非缔约方机构副主席希瑟·福雷斯特 (Heather Forrest)，最边上的一位 GNSO 联络人梅森·科尔 (Mason Cole)，站在边上并不代表不重要噢。正如我们在通告中所写的那样，这将是梅森 (Mason) 作为 GAC 的 GNSO 联络人最后一次参加会议。因此，也许我们和 GAC 都能腾出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五秒钟的时间来感谢他在过去两年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延长了任期来帮助我们找到继任者。谢谢你，梅森。

[掌声]

施耐德主席：

谢谢！可能有些 GNSO 成员还不认识我，我是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现任 GAC 主席，坐在我左边的是来自埃及的玛娜尔 (Manal)。她来这里是因为她一直在努力开展——尤其是与乔纳森·罗宾森 (Jonathan Robinson) 一起——所谓的 GAC/GNSO 协商小组工作。这将是我们今天展开交流的议题之一。

那么再说议程——嗯，我们看下议程。看上去有些不同。所以我刚才没认出来。第一个议题是就 GNSO/GAC 协商小组交换意见。让我们有请玛娜尔简要介绍一下最新情况，让那些尚不知晓的来宾知道这个协商小组是什么，有何计划。谢谢！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谢谢托马斯，谢谢詹姆斯，谢谢你们的介绍。我看到乔纳森 (Jonathan) 已经到了，正如托马斯刚刚提到的，GAC/GNSO 协商小组将由来自 GNSO 的乔纳森·罗宾森和来自 GAC 的我本人共同担任主席。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

乔纳森·罗宾森：

谢谢你，玛娜尔。对不起，我迟到了几分钟，我应该 2:30 准点到达才对，路上稍微耽误了一会儿。我们与 GAC 和 GNSO 共同制定了这一计划，旨在增强我们的合作方式。我想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在座许多人都已经听说过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说了。我们应该为你们提供了幻灯片，大家都应该已经收到了吧。但是，我们所做的真正重要的工作是将这项任务分成两个不同的轨道，以便了解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协作，并尽可能确保尊重 GAC 的工作方式，从而确保 GAC 能够早日参与到我们的 PDP 之中。协商小组已完成一系列工作，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让 GAC 和 GNSO 接手了，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合作或真正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你们可从这里看到已经完成的关键项目，有 GNSO 与 GAC 之间的联络，梅森在过去几年中表现非常出色，未来这项联络工作或将继续；有初始速查机制或问题调查机制，还有指出每一个可以再交互的机会的单页报告很明显，在某些情况下，GAC 可能选择不参与。就目前而言，没有总体的公开政策要求 GAC 必须参与其中，但诸如单页报告这样的东西旨在让你们有机会有一个机制赖以作出决策。另外还有 GAC/GNSO 的领导层联合对话，我知道这种对话基本还保持着。

我们将最终状态报告带来了，玛娜尔接下来将和你们谈谈这份报告以及报告中基于原章程提出的主要建议。下面就交给你了，玛娜尔。

玛娜尔·伊斯梅尔：

好的，谢谢乔纳森。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这里会解释报告结构。对不起，能往后退一页吗？好的。这里面有一节描述了协商小组的章程、目标和交付件，还有一节概括了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乔纳森已经对此做了重点介绍。另外还概述了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未得到处理的未决项目。我们已经依据章程努力解决这一节阐述的未决项目。后面是为处理这些未决项目而提出的建议。最后是结论。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张幻灯片直接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关于日常的持续协调，协商小组建议在 GAC 秘书处、即将离任和即将到任的 GAC 的 GNSO 联络人、以及相关支持人员之间安排一个讨论会，以审查当前的信息和交流方法，如果有必要的话确定改进办法。此外，第 1b 条建议进一步加强 GNSO 理事会与 GAC 领导团队之间的联系，如可以通过定期召开电话会议和普通会议以讨论紧迫问题。这些是前两条建议。我们来看第 2 条。我很高兴对此进行阐述。如果您存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打断我。我认为我们最好逐一解决问题，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留到最后。

第 2 点建议是希望 ICANN 工作人员根据现有机制制定流程流，突出那些根据 GAC/GNSO 协商小组讨论结果添加的流程流。再说一下，如果你们查看报告，可以发现它包含目的和目标以及协商小组依据章程而提出的交付件——更加明确地指出那些建议的出处。关于第 3 点建议，协商小组建议将快速审查机制作为 PDP 的一项标准设置，并且考虑简化和推广 GAC quick look mechanism experiences to date （“截至目前的 GAC 快速审查

机制经验”) 文档里面所提的流程。还有第 4 点建议——这两个建议均与 GAC 早期参与 GNSO PDP 有关。GAC 早期参与和 GNSO 政策制定的状况应接受定期审查并组织开展定期讨论。此外，鼓励 PDP 工作组告知 GAC 其对各项建议的考虑和处理方式，并鼓励 GAC 加强其在 PDP 后期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暂停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意见。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玛娜尔。谢谢，非常感谢乔纳森制作了这份极具建设性的正面报告。这些建议理解起来没有困难，我们不仅不会质疑这些建议，而且还完全支持它们。

我想说我非常赞同这几点建议，GAC 应该真正实施它们。对于早期的互动参与。我个人认为，GAC 在新的 gTLD 轮次方面并未及早参与相关小组的活动。小组成员非常频繁地开展讨论及其他活动，我看到这个小组中只有少数几人，有时甚至只有一个甚至没有一人来自 GAC。PDP 进入新的轮次，我们却什么也不说，然后等到确定之后我们再去抱怨。因此，为了遵循你们的建议，GAC 真地需要对此类早期参与做出某种承诺。或者真正参与到此类早期活动中。我认为每当我们开会时，我们总是说好的、好的。但一旦会议结束，我们便会忘记自己的承诺，直到下一次会议为止。一直都这样。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实施的非常棒的建议。是否实施它们取决于我们自己，并

且也需要得到主席的指导，告诉我们实施这些建议的方式和方法。谢谢！

玛娜尔·伊斯梅尔：

谢谢伊朗代表的建设性意见。我同意你的意见。

如果我们光说不做，是没用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及早参与到工作之中——并且逐渐加大参与力度。

谢谢你发表意见。

在再次遵照 GAC 应及早参与开发 GNSO PDP 建议，第 5 点建议规定 GAC、GNSO 和 ICANN 董事会都应评估早期参与机制的影响，并确定是否需要制定调解机制。协商小组鼓励 GAC 和 GNSO 理事会参在提出的 PDP 建议与已提供的 GAC 意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进行对话。

第 6 点建议：GAC 和 GNSO 领导团队以及 GAC 的 GNSO 联络人和 GAC 秘书处都应利用定期的互动机会来审查并讨论早期参与的状态，以便及早识别出潜在问题及/或需要考虑的其它机制。

最后一条通用建议是：作为定期交流的一部分，GAC 和 GNSO 领导团队应审查 GAC 早期参与 GNSO PDP 的状况，并建议 GAC 的 GNSO 联络人向 GAC 和 GNSO 提供年度报告，从中强调迄今为止开展的早期参与工作及考虑做出的可能改进。基于 GAC 和 GNSO 对这些可能改进项目的审查结果，我们可以确定后续工作步骤。

接下来是第 8 点建议，我想应该把时间再次交给乔纳森。最后还剩两张幻灯片，是报告的总结部分。有请。

乔纳森·罗宾森：

谢谢玛娜尔。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我们已经接受了 ATRT1 和 2 提出的建议，并自愿成立了这个合作小组，努力推动 GNSO-GAC 开展有效合作。我们非常愿意把这份报告交给现在的组织来应对这种挑战。正如刚才有人所说，我们真的非常希望你们能有机会通过我们建议的方式来参与互动，并讨论各种机制。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后两张幻灯片，然后看看是否还有任何其它需要进行总结，最后将剩下的会议再次交给托马斯和詹姆斯。

我们可以继续了吗——还有任何其它幻灯片吗？我想还有一张——是的。这张阐述的是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们非常期待并希望你们能够适当考虑这些建议并采纳它们，继续推进小组的工作。因此，这里为你们提供了一系列链接，以便你们能够看到开展工作的各类基础，即完整的邮递清单。它们都是透明的。

我们特意避免在一开始就将这个小组称为工作组，以便我们不会受到其它小组的工作机制或工作流程的约束。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所以我想最后我真的非常感谢在这项工作期

间为此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并听取我们的建议。

所以感谢你们，同时也要感谢我的联合主席玛娜尔。

玛娜尔·伊斯梅尔：

谢谢乔纳森。

我还想强调一点，完整的报告已经发到了各位手中，该报告已包含在简要介绍全部议项的 GAC 资料包中。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如果可以，请切换到第 5 点建议，这里提到如何将 GAC 的观点应用到 PDP 中。是的。显然——我不知道你具体是在说应该考虑 GAC 提出的哪些观点。

是的，在这里。哪个阶段的观点？征求公众意见期的观点吗？因为通常你们的 PDP 最少征求公众意见两次或三次，这些观点来自何时何处？你在谈论 GAC 的建议，还是 GAC 对准备阶段的 PDP 的感想或反馈？在征求公众意见之前？在征求公众意见之中？在征求公众意见之后？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确澄清。

下面我将给出一些解释说明。我并不总是关注工作组为新一轮 gTLD 处理 PDP，但我看到该小组非常认真地考虑了 GAC 的所有意见。主席，甚至一条条一字字地阅读这些意见，并在参加

会议时询问 GAC 是否有任何其它意见或要添加的内容。但由于他们的不参与，有时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意见。

因此，我要再次强调建议的实施问题。建议必须得到实施。我们要的不仅是鼓励。除鼓励外，也许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更强硬的措施。如果不是承诺，就是其它某些措施。

谢谢！

玛娜尔·伊斯梅尔：

谢谢 Kavouss，谢谢提出这个问题。抱歉我没有表达清楚。

但我们是想说应该特别重视 GAC 提出的早期意见。因此，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初期问题调查和 PDP 的早期阶段。

是的，我们建议当 GAC 向 GNSO 提供早期意见时，至少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如何考虑的以及这些意见与 GNSO 的观点是相互冲突还是一致。

这就是这些建议所暗含的意思。基于早期参与结果，我们希望任何相互冲突的观点都能得到及早解决，我们甚至不需要找到一个调解机制。但是，正如你所提到的，当我们将建议付诸实践时，这一点仍有待观察。那么.....

谢谢！

詹姆斯·布莱德:

感谢玛娜尔和乔纳森，不仅感谢你们带领大家了解了这些特殊的幻灯片和建议，而且还感谢你们对这个协商小组所做的贡献。

我可以告诉大家 GNSO 正在考虑采纳这些建议，并会在星期一于海得拉巴召开的会议上实施它们。我推测这将是一个绝对无争议的议项。

我们一直并将继续鼓励 GAC 尽早提供最有价值的意见和反馈——在工作的初始阶段、在范围定义阶段、在定义的确阶段。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以及这个过程行将结束时，它们的价值逐渐下降。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所鼓励的，即尽早参与、频繁参与、尽快参与、确保全程参与。

我认为我们都期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确定并增强此类想法和反馈的多样化来源，包括由 GAC 的 GNSO 联络人进行定期更新以及 GNSO 理事会与 GAC 领导之间定期开展的通话。

这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尽早采纳的一些建议。

施耐德主席:

谢谢。谢谢詹森 (Jason)。实际上，除了回应伊朗同事对 GAC 发表的看法外——GAC 因及早地、真正地参与到这些流程之中，我们也想听听 GAC 成员的想法。但在此之前，我认为这个问题突出了 GAC 在这个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面临的结构性

挑战。因为如果你们看一下章程，当然也包括新章程，便会发现 GAC 的作用是向董事会提供意见。

通常是在董事会已经收到了政策制定机构（GNSO 或 ccNSO）提交的建议之后。一旦董事会收到这些建议，GAC 便会履行职责，向董事会提交意见。

这就是章程规定的 GAC 角色。除赋权社群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事物。我暂时不对此加以讨论。这就是 GAC 扮演的角色。章程对 ALAC 与 SO 的交互做出了一些规定，但是未对 GAC 与 SO 之间的互动或直接互动做出任何规定。至少我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规定。也许是我忽略了。如果有人找到了相关内容，那么请告诉我。

因此现在的情况是 ICANN 的结构——构造基本上决定了这就是您的角色。众所周知，由于大家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不同角色给予不同的期望，所以总会遇到一些挑战，我想在新的 gTLD 流程体验方面尤其如此——在这个由 GAC 角色、董事会角色以及 GNSO 工作和规划后果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如果 GAC 能够参与进来、政府可以更早地参与到意见交换工作中来，那么，对这些及其他工作的展开无疑将起到推动作用。这是我们一直为之努力的方向，我认为这些建议是有用的、不错的。

但为何这些建议看似难以实施呢？我并不认为这是 GAC 不愿意参与或缺乏参与意愿的问题。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说我们不在乎。我们都不会参加。

我认为还有其它原因，如果 GAC 成员知道他们为什么难以按照章程要求及早参与并履行其职能的原因，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说法。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 GAC 成员单独参与 PDP 和 GAC 提出统一经协商过的共识、输入或者其它随便叫什么的内容或建议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对此甚至还没有一个称谓，官方称谓，因为章程中没有规定。如果我们要使工作规范化，就必须要有个官方规定，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现在我们已经创建了 ICANN 第二版，如果要创建或推进到 ICANN 第三版，正如 Wolfgang Kleinwaechter 所称的，我们应该考虑为此类互动创建正式渠道。眼下，我们并没有正式渠道。GAC 中没有任何起草建议的流程。没有针对 GNSO 的正式流程。我们需要考虑能否并且是否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同时考虑它的反应效果等等事项。当然，我们也可使用公共评议流程，GAC 从未用过公共评议流程，至少在我开始在此工作时感觉 GAC 是不参加公共评议的。其作用是向董事会提交建议。这就是我在 2008、2009 年来到这里时所听到的。

CCWG 是一种特别的做法，实际上，它令我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展工作，为了在无实体会议的情况下协调和传送公共评议期的文书，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考虑到我们所处的情况和手头拥有的资源，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做得相当成功。

我先说到这里，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群策群力，以了解如何推动该模式尽可能发挥效力以及未来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不理想，不是最高效的，那么 ICANN 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但目前，有必要知道并告诉 GNSO 早期参与存在什么问题，让其实际参与到这些流程之中。

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情况。

所以我制作了一个列表——如果你——唐娜 (Donna)，让我们先听唐娜谈一谈，然后我再给出一些解释——好吧。谢谢。

唐娜·奥斯汀：

谢谢托马斯。我叫唐娜·奥斯汀。

我知道整个背景，我已在 GAC 工作了好几年时间，所以我可能比在座的大多数人更了解 GAC 面临的一些挑战。对于 GNSO，我认为需要我们去遵守的流程和程序开始为我们带来一些挑战。

因此，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章程中的内容，我们知道程序中的规定，但我不认为真的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阻止我们找到其他方法来使流程发挥效力，以尽量减少 GNSO 提出建议而 GAC 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与之冲突的建议的可能性。

我注意到这些建议，我认为第 5 点建议，玛娜尔，第 5 点表明我们有机会在 GAC、董事会和理事会之间达成协调。我认为我

们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与 GAC 开展双边对话。董事会与 GAC 开展双边对话。然后我们与董事会开展双边对话。但我们三方没有一起开展对话，我们应该有机会就我们认为对三方都很重要的主题开展一些公开对话。我认为在 ICANN 会议期间，让我们有机会就我们正在处理而且彼此见解不同的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对我们都有益。

从理事会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正在处理四个 PDP，我们必须遵循设置好的流程。我希望你们都知道这些流程及其不同的工作步骤分别是什么。

我们希望找到——我们知道有公共评议的存在，我们已经接到了预警——不是预警。这是该流程的一部分。快速，快速审查流程，不好意思。快速审查流程，但是我们想要做的或者希望设法做到的是在 GNSO 签署建议之前以及 GAC 将这些建议真正提交给董事会之前进行讨论，围绕着不同的观点开展建设性讨论，并尝试得出一些决议，或者至少在建议或提议交到董事会之前了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我们迄今为止尚未与董事会开展这种对话。我们盼望着能够尽快实现。但我们真的——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流程，你有需要遵循的章程要求，我们也有需要遵循的章程要求，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程序。有些地方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但如果我们可以稍微灵活一点，把头脑放开一点，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以前缘何未能成功——我们的建

议和 GAC 的建议存在差异，从而给董事会带来挑战。所以我认为第 5 点建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需要承认三方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坐在一起进行实质性讨论，我想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他人所处的情况，从而有望取得一些进步并找出解决方案。谢谢托马斯。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我们的想法基本相同——我们的目标相同，只不过有时候受到不同的约束。我有一个列表。新西兰、伊朗、挪威、欧盟委员会、乔纳森·罗宾森、埃及和瑞士。就是这个列表。请继续。谢谢。有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新西兰代表：

谢谢主席！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灵活性，那将真正产生作用。我发现我们与 GAC 协作时工作状态最佳。我发现我们在马拉喀什达成的一些正式决议对于理解 GNSO 正在努力实现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找到解决方案非常有用。

在之前的 GAC 会议中，我们刚刚讨论过正在进行的多个 WHOIS 进程，以及有些人为什么难以遵循 workflow 并为其提供资源。所以，现在我想稍微谈一谈 GAC 成员的多样性意味着我们经常希望多人而不是仅一名联络人参与协助，我们想传达多个意见。这一点你们也许已经知晓。所以当我们散会后，我们必须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会后能展开的工作和对话越多越好，但是，这意味着 workflow 越多，工作开展起来越困难。

我们之前曾在跨社群决策中提到了这一点，但我的意思是，您刚刚提到目前有四个 PDP 正在 GNSO 进行。所以我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现成的方法或者我们能否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帮助 GNSO 分配工作优先级，并且能够考虑所有这些 workflow 交叉在一起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我们可以真正确保我们做事有侧重点。谢谢。

施耐德主席：

让我们——我建议让我们看看反馈，然后给你们大家一个集体回应的机会。有请伊朗代表发言。谢谢。

伊朗代表：

谢谢。让我进一步解释一下我听到的。我听到的是关于 GAC 与 GNSO 之间的互动，章程中没有任何内容。我们不需要将其写在章程里。章程是提供一般准则的高级别规定。此外，从法律角度看，章程并不排除这种互动。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章程中在哪里规定了不要求、邀请或指望 GAC 与 ICANN 的任何支持机构（包括 GNSO）开展任何合作互动？没有提到。因此我认为，有人抱怨说有些问题之所以多年未得到解决是因为 PDP 建议与 GAC 建议之间存在冲突根本毫无依据。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此类问题将被最小化甚至完全消除。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一种合作。面对既定的优良建议，我们不需要什么章程来提醒或强制我们去实施这些建议。实施建议实际上很有用，我们必须要去执行，我们必须

须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执行这些建议并通过接收反馈来判断实施是否得当。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有请挪威代表发言。

挪威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也谢谢玛娜尔和乔纳森制作本报告和建议。

有很多问题——我想可以讨论，但我会尽量简要说明主要问题。我还要说，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主席，我们说明章程中的实际内容、我们的正式义务、以及如何与 ICANN 和社群展开互动与合作。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些建议可以指导我们去实施非正式程序，以便我们能够以最佳方式进行合作。这样，我们便可尽最大努力来制定非正式程序、与 GNSO 的互动方式、以及与 GNSO 和 GAC 就相关问题开展互动的方式。我还期望 GNSO 也能承担某些正式义务，就目前而言，您没有任何义务来考虑 GAC 对您的程序提出的意见。例如，我认为，正如你唐娜提到的那样，也许我们可就重大问题尝试安排在 GAC 会议上开展非正式审议——例如，让 GNSO 与 GAC 讨论这些问题。因为 GAC 成员很难单独参与 PDP。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当然会有一些国家代表有资源这么做并提供意见，但却不是 GAC 的意见。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展开讨论，并从更有效更全面的角度去考察 PDP 中讨论的问题。如果 GAC 能够帮助提供更多的观点，将是有用的。但我认为也如你之前

所说的，托马斯，我们必须就提交给董事会的 GAC 建议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如果你能像 GNSO 对你那样将这样建议应用到 PDP 流程中，这会有所帮助。但我想再次重复的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件事视为对制定非正式程序而做出的最大努力并尽量采纳意见——这将能够改进流程。正如这些建议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开展评估，评估互动是否已改进了流程。所以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留意并开展评估，以查看流程是否有所改进。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挪威代表。欧盟委员会代表。

欧盟委员会代表：

好的，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感谢你的演示，我认为非常有用。

很清楚，我想——我不想重复其他人已经说过的话。我认为大家对一起工作显然是感兴趣的、自愿的，我的意思是，大家有兴趣继续一起工作。很明显，GAC 是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社群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早期阶段参与。至于如何参与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参与，我们将稍后讨论。但我认为原则非常重要。并且章程或任何其他内容都不会阻碍 GAC 通过参与早期阶段工作或确定公共政策问题或仅仅是来回传递信息来履行其正常的 ICANN 董事会建议职能的能力。我们最终是否会陷入与国际政府间组织拥有不同立场的窘境。如果不在初始阶段有

效地参与必要的活动，我们最终将陷入立场上的窘境，虽然分歧真的不大，但却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我们要及早参与并交流信息，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因此，我们只需找到一种合适的早期参与方法即可。

施耐德主席：

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想参加。我们都反复强调我们想参加。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找到一种真正能如我们所愿的方法。所以我试图从你们身上得到一些答案，例如为何参加，如果你随便参加九个子组在随后的轮次中所讨论的四个 PDP 中的一个，便会疑惑为什么参加的人这么少？众所周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但问题是什么？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至少给出一些提示，并且彼此坦诚，如果有问题，就请说出来。我想请玛娜尔、瑞士代表、乔纳森和唐娜依次发言。

玛娜尔·伊斯梅尔：

好的。我只是 [音频不清晰] 响应唐娜说过的话，因为我——我完全同意，只有我们能从多利益相关方性质的组织中获益才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在 GNSO 与 GAC 之间建立直接沟通机制。否则，如果我们继续各行其是，然后通过董事会进行交流，将起不到帮助作用。我不认为这是多利益相关方的意思。所以——如果我可以，我将不再请求再次发言，再次非常感谢我的同事、我的共同主席乔纳森、GAC 联络人梅森、来自

GNSO 和 GAC 的每一位成员，以及 ICANN 工作人员提供的出色支持，例如欧勒夫 (Olof) 和 Marika。他们做得非常好。所以感谢大家，让我们继续开会。对不起。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让我们退后一步，纵观全局。根据我在过去几个月的工作经验，我认为在 GAC 与 GNSO 之间建立联络小组的建议有助于改进这种非正式互动，无需对 ICANN 章程做出任何变更。尤其是第 4 点建议提到如果有 GAC 对 PDP 工作组提出任何意见，工作组均应明确做出响应，以便我们知道以前的意见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这不仅是早期参与或快速审查意见的事情，而且还有助于后续阶段的意见提交。还有唐娜提到的第 5 点建议，在我们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无论是在 GNSO 还是在 GAC——做出最终决定之前都应将其发送给董事会。在我们正式提交之前，我们应先纵览一下 PDP 截至当时的情况，看看是否还存在一些冲突点，以便在向董事会提交之前尝试把还存在的问题解决掉。

我认为，如果我们真正遵循这些建议，不只是表面遵循、把它们作为额外的程序补充来实施，而且还能把握它们的精神和最终目的，我们在未来将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我们将能够显著改进我们的合作。

例如，我认为我自己便尽可能多地参与 gTLD 后续程序 PDP。我认为这令我感觉良好——在该工作组中很受欢迎。这是一种良好的合作精神。即使这可能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接连不断的 PDP 和同样相当棘手的 WHOIS PDP。但对于我们的 GNSO 同事来说，了解您和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习惯于其它类型的互动。因此，也许 GAC 工作人员会使用较正式的语气说话，但你们必须体会言外之意，这样才能领会我们想要表达的精神。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便会降低。如果你只关注和考虑谈话内容的表层意思，则可能忽略谈话者真正想要传达的许多东西，以至于在后续阶段发生更难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包容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能在不同社群之间传递社群文化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有遗留问题。我们——我想主席即将离——领导我们用几分钟时间了解一下，如 IGO、红十字会。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快灵活地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后悔我们在这上面花费时间，但我不能再听 GAC 发表更多意见了。我们可继续开展非正式讨论。GNSO 一方由乔纳森、唐娜和詹姆斯负责对此做出回应。我想政府面临的资源挑战不是员工所需资源的增加，而是与日俱增

的任务和问题，这可能是互动参与有限的一个原因。所以我预计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不能只顾着增加任务，指望让自己像一台计算机一样每两年或每半年将速度翻一番。这不适用于政府，因为我们需要遵守一些内部规则。我就说到这里。乔纳森、唐娜和詹姆斯，有请。

乔纳森·罗宾森：

谢谢托马斯。我就简单说几句。我想我肯定同意其他人的说法，这些建议符合章程所规定的 GAC 角色，在我看来，它们绝不打算也不会与这个角色相冲突。因此，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一点，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旨在提高这一角色的效力。

据我所知，GAC 成员参加最近的大型 CCWG 非常有助于教给我们一些其它的工作方式，我真心认可我们的瑞士同事刚才所说学习一些特殊要点，例如不同工作方式的文化敏感性。所以我个人非常乐观并且真心喜欢聆听你们的 GAC 同事提供的意见。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请唐娜发言。

唐娜·奥斯汀：

谢谢托马斯。我叫唐娜·奥斯汀。我认为只是——我认为正如托马斯所说，我们正为在寻找实用的解决方案建议。如果只以后续程序 PDP 工作组为例，我们都知道 GAC 已针对地理名称事宜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外，社群优先评估或社群申请成为

GAC 建议的主题也已有一段时日。服务欠缺地区是你们正在讨论的东西。这些也是 PDP 工作组正在讨论的主题。所以，你们知道，这只是第一步。我知道，作为这些工作组的共同主席，Avri 和 Jeff 已经和一些 GAC 成员谈过如何鼓励对话，以便我们可以尝试消除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或潜在问题。

所以我想通过修改 GAC 建议，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一些接触点所在的位置、一些立场、以及 GAC 对某些问题的想法。我认为，这将是 PDP 工作组可以考虑的一些意见——将其作为潜在基础就如何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与 GAC 展开对话，至少交流看法，将使我们能够了解不同的观点。并且——我认为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去协同解决问题。

不要强迫董事会做出选择。

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力求避免的事情之一。

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已从其他经验中吸取到一些教训，所以，让我们试着向前迈进。

詹姆斯·布莱德：

时间有限，我注意到我们仍然有很多议题尚未讨论，但我还是想回过头来谈谈代表们在发言中特别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新西兰代表提出的有关互动参与的挑战和优先级分配问题。开玩笑，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帮助 GAC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因为 GNSO 也在努力确保各种不同 workflow 有充分的覆盖和参与度。

但这很难——我讨厌“不可能”这个词，但为不同的 PDP 事务分配优先级的确非常难，因为它们处在 PDP 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那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机制来暂停目前正在进行的 PDP，并重新分配不一定与其它工作相兼容或不一定能够转移给其它工作的资源。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做不到的，我也不清楚我们将来是否可以轻松做到。但它是真实存在的挑战，也是我们的社群一直努力解决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时挪威代表提出的，即如何不强迫 GNSO PDP 必须在这些特殊的建议中考虑 GAC 的意见。实际上，GNSO PDP 有义务考虑并反映他们收到的所有公众意见，无论来源如何。因此，我认为 GAC 的意见将会受到欢迎，它们是工作组必须加以考虑的。

此外，如果我们采纳这个协商小组的建议，我们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任何的早期参与或反馈，无论是来自个别的 GAC 成员还是整个 GAC，早期参与 PDP 流程都将对早期的政策制定流程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我只想回过头去谈谈这两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提得非常到位，不仅说明了 GAC 参与 PDP 的挑战，而且还揭示了我们在管理这个流程时遇到的一些挑战。

如果你们不介意，让我们继续下一个议项——概述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 PDP，特别是 GAC 感兴趣的 PDP。

我要把这个议项交给梅森去处理，但我认为，由于我们在之前的议项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并且此后的议项也会花掉不少时间，因此，我们可能仅简要地过一遍，只突出那些真正重要的主题。有请梅森。

梅森·科尔：

谢谢詹姆斯。开始之前，我只想花点时间说一下。首先，我要感谢 GAC 给我担任联络人的机会，同时感谢 GNSO 对我的信任，让我帮助在 GAC 与 GNSO 之间建立更稳固的桥梁。我为能担任这个角色感到荣幸，并感谢在座每一个人给我机会，我祝福我的朋友卡洛斯 (Carlos) 好运，因为他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会立即接替我的工作。

我也想感谢其他几个人；即 ICANN 工作人员，尤其是 Marika Koenigs 和 Mary Wong，他们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帮我们确保不仅能够将更新信息提供给 GNSO，也能将它们提供给 GAC 成员。他们做得非常好。

我还要感谢汤姆·戴尔 (Tom Dale)，他一直支持 GNSO 与 GAC 之间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因此，也非常感谢你汤姆 (Tom)。

我还想强调一点，我已于上周将报告呈递给了汤姆。我这里也有一些硬拷贝。这是工作人员就 GNSO 如何开展业务（特别是

正在进行的 PDP) 而制作的一份面面俱到的最新政策报告。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查阅这份报告，我建议你去看看。如果你想要一份硬拷贝，我也可为你安排。事实上，詹姆斯，还有托马斯，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因为时间关系而快速略过这些幻灯片，我相信 GAC 可通过报告了解相关信息。

所以接下来的节奏将会非常快。很抱歉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抱歉。

我们有四个 PDP，正如唐娜之前提到的，其中一个处理 WHOIS，一个处理新的 TLD 后续程序。第三个是审查所有 gTLD 中的所有 RPM；不仅限于新 TLD，而是所有的 gTLD。然后是目前正在进行的 PDP，旨在帮助 IGO 和 INGO 获取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里说的是面向下一代 RDS 的 PDP 的状态更新。这些幻灯片中包含大量信息。我肯定不会为大家朗读这些内容。那太枯燥了，所以我想一带而过，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向将让汤姆帮忙将这些幻灯片分发给 GAC。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所以目前这个正处于审议阶段。从项目编号 12 中突出显示的矩形区域可以看到，针对这项任务，我们已经准备好基于幻灯片右侧显示的三个章程问题开始考虑一些要求。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将在海德拉巴针对这项事务召开几次会议。我知道 GAC 非常繁忙。如果在座有任何人希望参加面对面会议或以其它方式收集一些相关信息，都是有机的。我保证汤姆和我将很乐意合作，如果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我们将把工作组领导人提供的一些最新信息传递给你们。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新的后续程序 PDP。让我们继续。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还是一张描述现状的幻灯片。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重要问题正在解决，章程中总共确定了 38 个问题。其中 6 个为重要问题。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由各个子组的领导牵头来解决问题，我们在审议每个主题期间都会设法征求社群的意见。因此，GAC 有机会贡献一份力量。

这是我们的日程表。你们可以看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 PDP，很有可能一直持续到 2018 年中期。这里涉及到很多主题，将会大量征求 GAC 意见。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审查所有 gTLD 中的所有 RPM。这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这将是一个分两阶段的 PDP。一个专门处理商标信息交换所及其相关 RPM，以及 URS 和授权后争议解决程序。

我的理解是，工作组将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前发布一份临时报告，第二阶段专门处理 UDRP。然后会在第二阶段发布最终报告。

届时，你们将会看到有关如何与从事这项工作的其他同仁协调 PDP 的更多信息。我知道您在英国的同事 Mark Carvell 已将这个 PDP 的状态告诉了 GAC 并为 GAC 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就在我们不久前在海得拉巴见面时，我已将这项工作的最新进展告知 Mark，希望这对 GAC 有所帮助。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些是该工作组计划的后续工作步骤。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好的。最后，我们来谈谈面向 IGO 和 INGO 的有效权利保护机制。我知道这是下一个议项。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很快便会介绍初步建议。我知道这个工作组的共同主席之一 Phil Corwin 今天也在这里， he 可以和 GAC 谈谈这个 PDP 的细节。本周晚些时候还有一场针对该事宜的讨论会。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年底之前发表最终报告。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是的。星期一上午 9:00 有一场开放式工作组会议，我想应该是在 6 号馆。你们可以去听听。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PDP 正处在实施阶段。我想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大部分内容。PDP 一共有四个。我今天不打算逐一介绍，但我肯定可以提供更多信息。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好的。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第 4 项。非常感谢，詹姆斯和托马斯。

詹姆斯·布莱德：

谢谢梅森。

因此，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处于不同阶段的进行中的 PDP，但所有这些 PDP 目前都开放给 GAC 成员单独参与。我认为，你们知道，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很欢迎 GAC 的意见。

因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第 4 个议项。托马斯，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请继续。

施耐德主席：

好的。事实上，正如梅森所说，它是这次大规模讨论的组成部分。

正如某些人所提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追溯到我们的互动并没有那么频繁的时期——虽然它仍然有改进的空间，但是回顾过往，我们已经走完了很长的一段路。当时，正如我之前所说，虽然我们与 GNSO 和 PDP 之间存在互动，但还不习惯于开展这种密集互动——尽管有些人在其它地方说过，IGO 曾在一段时间内相当频繁且积极地参加关于 IGO 保护的第一个 PDP——但我甚至不记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 2009 年或 2010 到 2012 年左右这段时间。这可能正是瑞士代表 Jorge 所提的；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人们的不同工作和自我表达方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有疼痛的过程。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最终获得了 GNSO 建议，但 GAC 却向董事会提交了不同方向的建议或请求对 IGO 提供不同的保护。至少在某些方面，有些是重叠的，有些是不重叠的。

所以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我们可将其称为法案 1。

然后，在 2013 年，GAC 在提交建议之后宣布愿意进一步参与（正如我们一直在讨论的）ICANN 框架内的深入讨论，并向董事会发出请求或向董事会表达了这个想法，而 NGPC 则邀请 GAC 在接到董事会邀请函之后参加小组会议；此类所谓的小组正式成立，GAC 诚心诚意参与小组工作，希望小组工作能在非正式的基础上进行，收集想法，尝试增强相互理解，帮助从务

实的角度为达成共识打造正式基础，从而给解决现有差异奠定基础。

这就是——董事会决定——董事会在 2014 年采纳了与 GAC 相一致的 GNSO 建议，并敦促 GNSO 重新考虑能否修改其它建议。我昨天重新阅读了 2014 年的一封信函，它要求 GNSO 采取此类行动。

董事会从未接受或拒绝 GNSO 的部分建议。也从未接受或拒绝 GAC 的建议。

我们将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这种情况。小组已经——参与者的意图是——将在几个月内提出一个非正式的想法。但考虑到移交和其它事情，不仅是我们，而且特别是资源匮乏的董事会，都将努力地尽快推动各项工作。当然会有一些延误，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提案，一个非正式提案。这不是什么秘密——至少在 GAC 看来，试图绕过现有程序或任何其它阻力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有些人喜欢思考这件事情。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善意的尝试，从务实的层面为开发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这就是我们所注意到的，GAC 方面在让步上取得的实质性的重大进展。如果你们看看 IGO 和 GAC 提供有效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来帮助我们从 GAC 方面推动互动参与的初始想法，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包容的、透明的、公开的基础，以便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我就说到这里。我们渴望看到 GNSO 步入正轨——GNSO 虽然历史悠久，但其发展历程算不上一帆风顺。

谢谢。

詹姆斯·布莱德：

谢谢你，托马斯，谢谢你带我们回顾了发展历程。我强调一点——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很重要，但很多甚至在我们任何人进入 GNSO 理事会之前便已发生。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特殊的主题。

我在这里只是做几点说明，因为我认为我们对 GNSO 可以做什么和想做什么可能存在一些误解。我认为有时候我们不加区分地进行讨论，但事实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存在限制。

但回顾某段历史，我看到大家曾就是否可以修订 GNSO 建议开展过讨论。我们确实有此机制，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触发这个机制。例如，我认为董事会拒绝我们的建议将是一个非常充分的触发因素。

在某些情况下，我想我们就像 GAC 中的你们自己一样，一直在长时间等待这件事情有所发展。鉴于此，我们于今年年初向董事会提交了一封信，表明据我们所知，在您刚刚提到的那段历史过后，新流程终止了，新 gTLD 项目委员会解散了。所以我们非常好奇自己，这个流程的下一个步骤将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确实面临几个不同的问题。我们的 PDP 已经完成并被 GNSO 所采纳——我想说是在 2013 年底采纳的，我们有一个正在进行中的 PDP，就是梅森刚刚为我们介绍的其中之一——涉及到 IGO 和 INGO 获取有效权利保护机制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隶属于同一个问题，但重点是我们应将其中一项视为已结束的工作，将另一项视为仍在开展的工作。

我想强调的是，我认为这只是另一个机会，是帮我们清除误解的机会，GNSO 理事会和 GNSO 领导层没有权力启动政策制定 PDP，然后协商 PDP 中的内容，或者说这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内。很不幸，我们没有得到授权来做这些事情。

PDP 由我们的社群创建，那些建议由我们的社群采纳，但从常理上说，我们不能操纵它们，因为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明白，我们希望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而不是重温我们如何走到现在这里的所有要点。我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将这次的海得拉巴会议作为一个契机，离开原来的道路，走上可以带领我们找到解决方案的道路。我认为我们都愿意讨论所有这些选项。

我认为两名 GNSO 副主席至少有一人愿意考虑一下。

有请希瑟 (Heather)。

希瑟·福雷斯特：

非常感谢。希瑟·福雷斯特：

我——詹姆斯，关于你特别谈到的触发器以及我们可用的流程的问题，我想说最初的建议，或者说导致产生今天大家口中所说的担忧的内容不是基于个人意见或随机假设。它们是以当时有效的国际法为基础的。它们记录在当时的 GNSO 建议和原则文件中，目前的共识政策即以该文档为基础。

关于触发器，如果这些文件中对国际法的解释和判读是不正确、或不相关的、或不完整的，或在某种程度上有错误，必然会向我们传递信号，触发我们重新审视问题。遗憾的是，小组提案本身只作为意见而存在，不能——不足以发挥此类触发器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可以证明以前开展的工作不正确或不完整的东西。请回过头去看看梅森刚刚阐述的有关 PDP 当前工作的主题 3，这正是有关新 gTLD、后续程序和 RPM 的 PDP 所采用的方法。

让我们回到最初政策建议和原则的初始点，看看情况是否有变。情况是法律。情况是市场条件。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改变，则证明我们有理由对事物进行重新评估和重新审视。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是因为我們被要求这么做或者这符合某一特殊方的利益，GNSO 就启动对一个事项的重新审查是不符合流程的。

因此，努力审查这些最初政策建议和原则并确定当时 GNSO 流程出错的地方，将会非常有帮助。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想应该由唐娜对此作出回应。没关系。我想——感谢你从自己的角度澄清这一点。据我所知，我当时并不在那里。参加活动的 IGO 并未公开大多数小组成员对如何解释国际法的解释说明。我看到来自 WIPO 的布莱恩·贝克汉姆 (Brian Beckham) 参加了这项活动。我们不要对此做过多讨论，只要知道至少从 IGO 方面来看，这个小组内部拥有不同看法即可。布莱恩，请非常简短地说明一下，谢谢。

布莱恩·贝克汉姆：

谢谢托马斯。我想，希瑟，关于这些建议的相关触发因素的问题，如果你发现有关 IGO 的国际法状态的理解存在分歧，你不应该感到意外。但除此之外，由于 GAC 的公共政策职责要求其向董事会提交建议，GAC 已就这一主题提出了建议。回想詹姆斯所说，我们有一个 PDP 已经完成，另有一个正在进行之中，之前，我们的瑞士同事曾针对未来的参与流程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

旨在规范 IGO 有效权利保护的 GNSO PDP 已经引起注意。洛杉矶公报中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南。赫尔辛基公报已由我亲自转交给工作组成员，包括两位共同主席，现已进入小组提案阶段。所以问题是，当这个工作组收到来自 GAC 的涉及具体政策的信息时，他们应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今天一大早，我们参加了工作组简会，工作组的共同主席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打算提出与 GAC 完全背道而驰的建议。我认为这将引发严重问

题，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与会者被要求针对流程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这些意见却不会被采纳。

唐娜·奥斯汀：

谢谢。我叫唐娜·奥斯汀。如果我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 GNSO 或任何 PDP 工作组对 GAC 建议提出质疑的地方，因为您是向董事会提建议，据我所知，董事会不能命令 PDP 工作组如何处理 GAC 建议。因此，我尊重——我们尊重 GAC 的建议，它是提给董事会的，并且董事会与 GAC 就此类建议开展双边对话。但这些建议并不一定全面宣传了，GNSO 或 PDP 工作组不一定就其展开了对话。所以这是——我们应从这里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了解这个流程目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应对挑战。所以——但我认为是——你知道，虽然我们承认 GAC 的建议及 PDP 工作组的存在，但并没有什么机制允许董事会指示 PDP 工作组采纳 GAC 建议。这是我们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施耐德主席：

谢谢。刚才的讲话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理解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一个 GAC 建议已提交给董事会，然后相同的，如果我对 WIPO 的布莱恩 (Brian) 理解没错的话，相同的内容将由 Brian 这样的人员传递给工作组成员，你们不能考虑这个建议，因为它已首先提交给董事会或者——并且——我正尝试了解这些过程如何工作。谢谢。

唐娜·奥斯汀：

好的。谢谢托马斯。我叫唐娜·奥斯汀。或许我可以帮助分解这个问题。作为工作组成员，您可以提出意见。工作组认为意见是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理解是这里有来自红十字会的代表，我认为 WIPO 可能已经参加了 PDP 工作组，所以这些讨论是在工作组内部开展的，一天结束时，PDP 的建议有别于 GAC 的建议。但是托马斯，我的理解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会对同一主题同时开展并行讨论。一个是在 PDP 工作组内部进行。一个是在董事会与小组提案之间进行，不管我们称之为小组提案还是其它什么，大家都没有一起讨论的想法。这是一个难题。不知道我是否说清楚了。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请伊朗和瑞士代表发言。希瑟先请，然后是詹姆斯。我认为我们已经意识到有太多的孤岛存在，我们大家都需要——从一开始就通力合作。问题是谁来牵头，推动每一个人都能真正接受这件事，都会说好吧，我们要通力合作。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答案。那么，瑞士代表希瑟和伊朗代表詹姆斯，请非常简短地做个介绍。谢谢。瑞士代表，你想——伊朗代表先来吧。抱歉。好，有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没问题。我从 GNSO 的两位副主席那里听到的是非常严格、非常形式主义的立场。你们的意思是这个问题找不到实用的解决方案吗？我们不想证明 PDP 是错误的、不正确的、没有依据的。我们不想谈论没有依据的 GAC 建议。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有解决问题的建议吗？你们在等别人开头，然后自己去跟吗？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无论谁先开始。我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是什么？你们建议的是什么？在你们今天早上参加本次会议之前，我以为 GAC 已经开始全力支持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听到的却是不，他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董事会不能建议 GNSO 审查 PDP，除非你能证明 PDP 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数据依据。那么，你们有何想法？你们是否可以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每次的 GAC 会议上都提 IGO，从 2013 年开始直到现在一直都在说 IGO？世界不停变化，但我们却因为分歧正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我们试图一起工作。我们说过很多次，我也说过很多次，我们非常愿意一起工作。大家有什么想法？请提出一些建议。一些实用的建议。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感谢您到目前为止所做的评论。我非常赞赏伊朗同事的干预精神。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遗留问题。也许事情

进展并不顺利，或者不像四年前想象得那样顺利，无论什么原因，不要试图将罪名强加给任何一方。但我们确实存在问题，我们希望解决它。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做什么？因此，我向 GNSO 理事会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希望找到一个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是还是不是。我们是否可以要求董事会作为本组织的最终决策者，指导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开展讨论，最多通过几次会议找到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这样现实吗？这是我针对 IGO 提出的两个问题。

我针对红十字会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但由于某些原因与这个问题有关联，是有关国家红十字会二级保护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海得拉巴解决这个问题吗？你们 GNSO 能在海得拉巴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能否向社群释放信号，告诉他们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希瑟和唐娜，也许还有詹姆斯都能回答这个问题。

希瑟·福雷斯特：

谢谢托马斯。希瑟·福雷斯特：对于伊朗代表提出的干预问题以及我们可以做什么、唐娜所做的评论等问题，我的回答是不认为那表示 GAC 建议被忽略。绝对没有。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贯穿整个过程的一部分问题是 GAC 建议是独立于各种 PDP 而形成的。有关我们在这个阶段能做些什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几乎要重新来过并通力协作。不是各自为营，提出一些

不同但又略微相关或者稍有差别的问题。不是各行其是，在范围上有重复但又不完全一致。在我看来，我们——我们要求他们全面积极地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谈论如何参与。我们共同面对同样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之所以陷入如今的困境，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去解决同一个问题，而且都是各自为政。在这个过程中，试图彼此协调时为时已晚。所以我想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田地以及我们今后应如何纠正这种情况。谢谢。哦，我应该说，原谅我，对于小组提案以及提案是否会被考虑，我将代表有效权利 PDP 共同主席的立场，表明小组提案肯定不会被这个工作组所忽略。虽然它很晚才被纳入到这个工作组的日程之中。小组提案完全独立于有效权利 PDP，但我认为有效权利报告在发布之时将会具体明确地详细说明小组提案的事实和审议结果。所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小组提案没有被忽视。谢谢。

唐娜·奥斯汀：

谢谢希瑟。我叫唐娜·奥斯汀。我想只是回应伊朗和瑞士代表有关解决方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理事会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过头去了解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仍在做这件事情。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IGO 首字母缩略词和红十字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提交给董事会的建议。因此，理事

会全体通过了这些建议并将其提交给董事会，董事会有义务接受或拒绝这些建议。三年前，他们接受了 PDP 的大部分建议，同时搁置了一些建议，因为他们尝试——各位明白的，GAC 建议和这些建议是不一致的。这些建议被搁置了两年时间。我认为在马拉喀什会议上，红十字会问题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所以我们向董事会提起这个问题，包括问题来源和现在的情况，我们需要状态报告，以便我们可以尝试去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为公平起见，我认为对于小组提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响应与之相关的任何对话。但我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解开这个问题，当我们试图从流程的角度去了解我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事情真的非常复杂。因此，我们承认 GAC 在提交 GAC 建议方面确实存在困难，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此明确说明，我们也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永久保护是写在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的——抱歉，临时保护只是临时的。我认为这三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请您理解，正因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该问题——这是我们正在应对的挑战——以便我们能够找到 GNSO 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当然也包括为工作组做出贡献的人。

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请您理解，虽然我知道您在过去三年中可能针对该问题一直与董事会对话，但我们最近才重启讨论。这是我们面临的困难的一部分。

詹姆斯·布莱德:

我们要结束这个话题了，我认为唐娜和希瑟已经说了很多我想说的内容，但是对于伊朗代表提到的最后一点，我想如果 GAC 不是提供或引用建议以及向我们显示冲突所在，而是说明我们或我们的 PDP 流程存在缺陷的理由——我们缺少某些信息，或者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一些法律依据，这将可以帮到我们。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处理一些 PDP 或瑞士代表的意见，回过头来将红十字会与 IGO 问题分开。我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针对已被采纳的 PDP 建议启动重新评估流程的一个潜在触发因素。好的，我们继续。

施耐德主席:

谢谢。现在是下午 4:00 多了，我们必须结束会议了。我不能——我不会让大家发言了。我们可以在茶歇的时候继续讨论。

我还想说最后一点。关于小组，召集小组的董事会，以及代表董事会主持小组工作的 ICANN 工作人员，我们会与 ICANN 工作人员和董事会定期讨论 GNSO 可接受哪些内容，等等等等。我们开展工作的假设条件是他们的回答基于其和特殊 GNSO 流程中相关人员开展非正式讨论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我们的理解；我们得到的答复，例如他们可以接受什么等等，这就是我们与你们开展非正式协商的结果。整个流程都是非正式的。我只想澄清这一点。我们的假设就是这样。

ICANN 支持人员 Mary Wong 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加入这个特殊的 PDP 工作，而是根据我的要求在某个时刻才成为该小组中的一员。因此，我不知道董事会与 ICANN 工作人员和 GNSO 之间是如何沟通的，但我们假设交流渠道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感到有点惊讶，你们似乎现在才知道。

但我认为这是——这只是——帮我们摆脱误解并增进相互理解 [音频不清晰]，我希望我们可以抛开过去，忘掉那些乱写文章说事情本该如何如何的人，而真正面向未来——那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如果我理解得没错，基本上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应该坐在一起，在董事会及 GAC 和 GNSO 的召集下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展协作。那么问题是，你们真正需要哪个类型的触发条件？或者，好吧，我们可不可以就要求董事会别让我们在等文件时再等到一份内容已经在几年前出现过的文件。我们可以这样做。但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做——也许我们必须重回到我们的选区，自问是否可以——为什么不宣布我们愿意坐在一起为这个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呢？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总结了。

詹姆斯·布莱德：

我明白我们已经超时。我就说两点。让我们坐下来，让我们开展对话。

第二，我想指出，因为你提到了 Mary Wong 的名字。我的理解是她根本没有参加那个小组。所以我不认为存在她没有传达这些信息给我们的情况。是.....

施耐德主席：

我当时和她一起开会。还有其他人，但是她是其中一个。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可以在茶歇期间继续。是的。希望，真心希望找到解决方案。因为我认为我们都是——不是我们起的头。但是由我们担。我们想证明我们作为一个机构以及在这个机构中工作的个人都在向前发展。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受益匪浅。

谢谢！

[茶歇]